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四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丁緯

禮部志稿卷四十九

明 俞汝楫 編

奏疏

學政疏

覆行國學三事疏

正統三年三月北京國子監助教李洪言三事一國學乃養育天下賢才之所粤自肇建北京南北分為二監

例以南人入南監北人入北監原人情所居固適風土之宜論用人任事實有繁簡之異切照北京內外諸司所用監生俱於北監選取不惟北人精通書筭者少抑且在監人數差遣不敷乞勅該部今後南人歲貢願入北監者許之則賢才遂觀國之心京師獲多賢之用一

師儒人才之表率育賢興化實此之繇昔在洪武中本監學官悉如常朝官例給賜牙牌懸帶所以崇國學而重儒臣也其後被言官所論革去乞照洪武中例仍賜懸

帶廪俾文教增重禮儀周至一國子監所有膳夫有各州縣糧僉者有為事囚充者其間糧僉者歷年既久因得隱避差徭囚充者亦有刺字竊盜一概混處國學乞勅該部自後以糧僉者悉准諸司皂隸例令其一年一代以事發充者其係竊盜刺字之徒宜責輸役他所不得槩發本監溷汚學宮工命行在禮部議行之

議處教職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議處教職以飭學政事竊惟教職

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盖所謂教授學政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未之聞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為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

為貢途出身者不畫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修舉有日矣請自萬歷十七年為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者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職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六

年經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於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賛助有司修明教化有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内轉與相應部分遇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其守選未及者得免於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為貧而仕者居多

乃當臨選之期猶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願就教職者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兩從其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具呈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修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

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學教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槩從劣轉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

多而鼓舞作興亦宜於此輩加意也合無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雙月大選遇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教其各該撫按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寛其人數仍於薦本中以其資格分為三段示不相掩如云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致枉公論以消阻貢士之氣所以

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修矣至於有司改教近年事例猶有可議者盖凡撫按官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猶未大壞學問尚為可師夫曰守未大壊非果不壊特惜其履任之淺也曰學可為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為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閒散不許槩與教職以溷學宫亦補偏

救弊之一事伏乞勅下吏部議覆施行臣等幸甚題奉
聖旨這教職選任陞遷等項俱依擬行以後撫按論劾
有司但操守有議的不許擬改教職欽此

題乞正文體疏

萬歷十五年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士風隨文體一壞懇
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司案呈照得近年以
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
肄集者更益恠異不經致悞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為

嚴禁恐益濯漬人心浸尋世道盖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

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二年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務直述不尚文藻仁宗朝俞廷輔奏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録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式乎不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為濫套而引用

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為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艱澁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茍奇矣理不必通茍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已鋪叙出自已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為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恠異事

也夫出險僻奇恠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士作玄
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
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
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
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
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
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
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

寒素之士不能偏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塲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刋布學宮以為準則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塲屋揭曉後各該提調官即將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

叅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叅處外其各省直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為緊切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行各該提學仰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為已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為諸士倡始平時訓諭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隨其所

習考核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場較閱品題高下則一
以見今頒行文體為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恠決裂繩
尺及於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即使文
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
仍將考過所屬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
歲終解部科舉年場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
有謄改如有故違明旨沿襲前獘壞亂文體者定將提
學官分别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

名仍乞勑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
正文體與否以為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閱畢咨送
吏部一體考驗施行等因題奉聖旨是近來文體輕浮
險恠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
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你部裏摘出開送内閣
重叅治科場後叅閱硃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
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責成正文體疏

萬歷二十四年禮部尚書范謙題為嚴禁文體詭異事儀制司案呈照得我朝開科取士其鄉會試録必曰中式中式者何依經按傳純正典實而已乃今取士猶故也而式則澌滅無餘矣離經叛道左袒於清虛竊諸子家為談柄矣又或外正題而略無發明影時事而恣為誕妄士習之弊風教之湮從來未有若此之甚者然原其嚓緊則在提學各官倘兢兢以依經按傳純正典實為楷模尺寸不爽士非此欲進無繇其孰敢不軌於正初

試既正繇茲而鄉試而會試不過皆此一時所識拔諸子弟員又孰敢不軌於正乎是乃所謂正式是乃所謂真才若夫炫於俗艷誘於時會就士論士尚詭異而弁髦制典則是庠序為異端青衿不復知孔孟祖宗功令其謂之何哉且夫以賢人語發明聖人尚不得形肖況以異端之說竄入吾儒又以時事支離逞臆令人傳哄不已此而不禁竊恐狂瀾濫觴罔所底止祖宗二百年養士三年大比其初似不爾也查得萬歷十五年二月

内該本部題為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内稱諸士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決裂繩尺欲提學官將原取優卷歲終解部如有沿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黜退除名等因奉聖旨是近來文體輕浮險恠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你部裏摘出開送内閣從重叅治科場後叅閱硃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

行毋事空言欽此又查萬歷十六年正月内該禮科題
本部覆為乞行申飭釐正文體勑旨以光科塲盛典事
内稱考過優卷已經題准解部其到任近地里遠者限
二月終旬題叅若文體違式係提學官造士不端宜從
重叅治以重詔旨而信命令等因奉聖旨這釐正文體
事宜依議着實行各官如有違明旨沿襲舊套的你部
裏及該科務要指名叅治欽此大哉皇言昭如日星其
為士習文體慮至深遠已以故一時查叅違慢既嚴而

詔令職守愈信乃今歲月滋久法令漸弛各提學官雅
志釐正者固多而茍且廢事者亦復時有試卷解否參
差不如往約文體純疵相較日見可駭其說大都有二
提學官掄選諸士不以文體為優劣惟取其才氣筆頭為
獎賞及至查閱得出尚斬黜革則士亦何懲之有吏部
及本部考核提學官未及以士習為殿最因仍姑息參
罰久虛即有真能以士習為已任亦未立見表異則提
學官亦何勸之有科場不遠似應亟行申飭等因案呈

到部看得釐正文體責在提學節奉明旨不啻再三乃今沿襲故套殊非法紀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題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省直提學院道定如萬厯十五年題准事例各將原卷通限本年十二月終解部其路遠新任者限二十五年二月内解到容臣等查閱字句如有仍前詭異雜用佛老百家違悖註疏者開送内閣覆閱將提學官照例叅治本生定行黜退不許延緩騰改遲悞一併題叅學官仍將先後明旨刊刻告示示曉

諸生使知近習在所必禁坊間新刻詭異主意時文轉相蹈襲惑亂初學有妨士習提學官即行查核將板劈毀勿得傳布本部仍行吏部凡提學官陞轉各以轉移士習與否以為殿最庶斯文之統紀不淆祖宗之法紀愈肅諸所得士必光明純正用以成人才維世道所裨益不淺矣題奉聖旨是近來文體險恠屢經明旨申飭全無改正這所奏依擬着實舉行以後提學官務查有無轉移士習為殿最不許概擬陞轉吏部知道

請增進士名額疏

嘉靖三十二年禮部尚書歐陽德題為照國家求賢惟進士之途尤重而牧民則州縣之官尤親近因邊圉有警內地多灾財貨匱之民生困蹙而進士所治州縣縁其自待不輕而上官下民視之加重志氣不懾法令易行故其政事猶多可觀於是中外臣工皆謂宜多取進士以備守令之選今尚書萬鏜等先後論奏為之反覆申說無非欲奉宣德意軫恤民艱誠為救時急務況會試

取士原係臨時請旨用之多則取宜加多非若鄉試有一定之額者伏望皇上俯採所議令科取士合無查照永樂二年或嘉靖二年名數令備選用庶邊方緊要及腹裏疲敝州縣舊選科貢者亦得間選進士宜於治理有補民生多賴及照奏内要將所增之數以十分為率北卷取五中卷取二南卷取三盖以邊方守令須得籍貫相近者為之庶風氣相宜土俗易諳誠非剤量通融之道但額數原無預定今日取士上裁難以定擬若干

名外為所增之數其南北中分數合無仍遵舊制不必增減均乞聖明裁定勅下遵奉施行題奉聖旨照嘉靖二年取四百名南北中分數如舊例行

宗藩

宗藩疏

宗藩七議疏

嘉靖四十四年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謹題為議處宗藩事宜事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反天下隱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

官亦嘗屢切陳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宄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也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攄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祖

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禄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有禍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盖高皇帝雄

畧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蕃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為之保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扃嘉峪如太原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如内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棊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維譁漢趙旋孽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彛臬益煩兵權盡釋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内補之階情親而勢

愈踈養奬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

間作不典荒湎譎暴歳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

多園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慘況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畧

髖髀莫解尾大為虞仁人悽慘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

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禄寡支用不敷假貸

揭賞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

居分餅而食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食語及中冓則

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强梁

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輭者執摀盖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草昧之初列建宗子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帝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乎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

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

寒而喫喫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豨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幾何人也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封之禄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禄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土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絶亦可少蘇有司之力

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禄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飱婚姻死塟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薄產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

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宗亦不可盡不覿諸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禄五萬復有緞絹茶鹽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禄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已出而前後已如此至永樂禄米日殊秦晉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内撥給

文皇帝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屢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帝祖訓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高皇帝而覩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又如此將援照制禄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别爲之議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職爵世授

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
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紓空乏之憂我皇上親親之
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上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
一有不逞之徒起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晁錯
始禍之誅耳又聞高皇帝時平遥訓導葉伯臣應詔陳

言首請裁抑諸王而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
而親王之禄亦遂大減是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
之身雖戮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
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國事也人臣
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
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矣謹僭擬
數款開列於左條議上聞伏乞勑下本部通行各親郡
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

各處賦税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向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叅酌孰便孰礙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彼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耳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召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

子女多少議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運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知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盖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

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屢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上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使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例止

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為郡王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逈然懸絕已為不情況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必得乎畝之授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壻尚有婚資多者則給銀百兩令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者賜之冠帶仍給銀六

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槩賜各子仍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於查勘一節極當詳慎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耳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城郭恐為不可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茍能各

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

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令既入仕受職與交易債事一切貸之則貪婪兇縱淩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之哉若復不

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田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以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傅也今之宗黨皆皇家之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孰役甘心捶楚是陽諱其名而陰受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

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媿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一議繼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帝冑所以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絶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之嗣則統緒已絶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滅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

繼襲其爵哉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來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

耳禮固有云五世而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
國中尉就非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
今我朝開國四祖肇基德懿熙仁皆為藏主則於祖且然
矣而况卑屬乎臣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
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
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
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壹百兩使
為資本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

亦可遠及矣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賔各有執事誥命禄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禄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賔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衣禄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

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壻資一體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粮革去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産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棄

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致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定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經自配偶成雖經奏請未經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色折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

顯言其弊或假揑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繇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饔飱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

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其從宜生理可也伏
候聖裁上下其章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
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内
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容臣等再會諸臣
熟議上請宸斷行上從之

覆議亟處宗藩疏

隆慶四年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禄楊家相禮科都給
事中張國彥等奏其畧言今天下之至重而難處者莫

如宗藩至急而不得不處者亦莫如宗藩臣等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禄恩至渥也祖宗天潢發原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至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禄米八百一十七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

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然此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此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筭又何以處之今在國家則苦於供給之無措而意外之變可虞在宗室則苦於祿糧之不及而顛連之狀可憫上下公私兩受其困此無他故巳良以恩施寡節而輸供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絶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也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

不稍變是待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於倒施乎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禄米五萬石不數年而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祖制禄已無定矣永樂間秦唐魯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内撥給是文皇帝頒禄已變更矣蓋二祖酌時通變初未嘗執一定之法以傷民病國也假令二祖復起見國家

宗室受困如此其議通變又豈待於今日哉近年諸臣建言俱奉旨通行各王府酌議而粟永禄等所建白視諸臣尤為剴切明審臣等反覆思之為長計惟有限服制以殺其禄給聽自便以開其生路嚴法制以禁其為非而已盖國家才力既已無措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為非盖審時酌變為國家經久之圖莫過於此者伏乞皇上特加軫念將臣等及諸臣所奏俯賜採擇或視朝後時御便

殿宣召輔臣諮求長策務求定論本部仍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覆如違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請大集廷議恭候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守法上從之

宗藩簡便法疏

萬歷二十九年禮部右侍郎李廷機題為條陳宗藩簡便之法懇乞聖明裁定以惠天潢以垂永久事儀制司案呈得宗藩事例歷年所條議精詳妥當見今遵守無

敢踰越然宗室猶告稱困苦至晝圖帖説極訴凍餒顛連之狀且有向隅而泣抱鬱抑不平之恨有後言者每為之深維其故竊見宗室每請名封到部備查冊籍來歷少有未明不敢題覆父無爵不與母無封不與無奏報不與母年在五十之外者私婚擅婚濫妾已經另題復來辨者不與年遠無稽復來辨者不與凡所以綜覈裁抑節之者略不少徇此在本部雖嚴而不為苛在宗室雖苦而不敢怨也乃有宗室例所應得本部例所應

題者其究未嘗不題未嘗不得而特於轉折之多需索之衆等候之久未嘗省祿粮之升斗而徒朘宗室之脂膏如宗室子女報生有結矣及請名則又取結及請封選婚則又取結結而又結得無煩難又如五年五歲過矣而未見請名年十五過矣而未見請封選婚年復一年得無阻格就此似當再斟酌變通其間者相應條陳等因案呈到部竊惟王道本乎人情良法莫如簡便臣自署事以來將歷年題准事例日夕展轉既見前此諸臣

體悉我皇上敦庸之篤即如酌例奏請期限款內過期
免勘之擾甚多矻矻然奉以周旋而臣因此細繹引伸
偶有一得臣敢為皇上陳之臣閱視冊庫宗室名封揭
帖位下既註云抄出手本冊籍稿俱查同間又註云候
結夫既查同應題而以候結未題蓋緣宗藩要例第四
款內稱宗室子女名封俱繇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
者審實類奏仍取具宗室五位並長史教授兩隣收生
人等甘結一并送部如王奏到三月以外而長史教授

等結未到致妨查題者本部查參行巡按御史將長史教授等官提問據此則候結例也然臣查要例第三款內宗室新生子女三日後具啓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審實取具收生親識官眷人等保結明白按季類奏臣隨取各王府報生奏結觀之有五宗結有長史結有教授結有兩隣收生結及取請名結狀觀之與報生同又取請名選婚結狀觀之亦與報生同是結惟一樣取至再三斯已煩矣況兩隣之遷徙不常收生之存亡難

必即結不足憑而結又不可自得也計長史教授兩隣收生及長史教授所之書後凡若干人其餽送需索常例不知若干此若干者貧宗何人措置不過預寫祿糧重息稱貸剝膚推髓以博升斗之獲而所為候結者直候長史教授之槖盈衙門吏書腹之饜食已即查察究問竟自推捱申飭禁防終成虛套於宗室寧有補哉又思宗室所患苦者何也奏請之經繇多而餽送需索之費重也蓋必展轉措辦有以充餽送需索之費而後敢請

其饋送需索必人人滿其所欲而後得請故均之宗室也而有力得之無力不得非所以為平也均之得也而輒以賄成非所以為法也均之與也而必俟其苦求重費而後與之非所以為恩也且以皇上宗室太祖子孫而令乞哀異姓受制賤胥豈理也哉臣反覆思之惟有簡便之法二焉一曰免重結盖報生一結父母來歷既明白則一結足矣此後除選擇婚配另結外至於請名及請封婚其在今日凡奏到結未到者查果明白應題不必

候結便與徑題其侯今日以後請名請封請婚者免其教授長史兩隣收生之結尤恐有殤卒不報以死作生及以生冒死情弊則莫能逃於親支之五宗第令單取五宗一結徑遞各府長史教授啓王據宗結以奏而本部止憑王奏不必結來如有虛冒本部查出或被首告事發將本宗衆爵級五宗罰革禄米一如條例如此則報生結狀至為要緊如或不到部無憑查題定將長史教授衆黜以為疎玩之戒莫便於此者一日定取期蓋

既有報生奏結而又有玉牒冊妾媵册年終攢造冊殤卒冊具可備查本部復設格眼冊將宗室父母來歷生年月日并結某宗某人名姓備書位下而該司呈堂親註其上應名封者註一應字另題者註一另字用印鈐蓋每年挨查其及期者某府某位盡數類行該府長史教授啓王具奏如萬歷十七年報生今年十五歲為婚封之期則行取請封選婚如二十七年報生今年五歲為名期則行取請名本部一面類奏請照常而行雖有

今法猶循舊規正欲相維以防後弊但今取五宗一結
奏内總提五宗結勘明白一句不必結到本部其萬歷
十七年以來未及請封選婚二十七年以前未及請名
者一槩行令於三十三年之内亦取五宗一結啓王類
奏如過兩年限期不來奏請者本部例為立案則是前
之未註者查取以完之後之未取者查註以挨之舉一
切宗藩所應得本部所應題者悉自我而授之彼無使
自彼而求於我本宗既與行取知必在題列則府役何

所容其騙詐部役何所容其索捐提綱絜領計莫捷於此者此二說者於舊章無所變更而煩贅可省於關防更加嚴密而阻格盡除臣不勝揣切欲以此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例所未周盖聖主展親仁義并用其貿競而不剔者則裁之以義其困苦而無告者則賉之以仁仁尤在乎義之先畏亦生乎感之後臣區區愚見如此伏祈聖明俯賜裁酌如芻蕘可採乞將所陳免重結定取期二款勑下臣部施行仍刋續要例以便遵守宗藩幸

甚臣愚幸甚

親王之國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爲敬陳親王之國舊例以明職掌事近該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等相繼上疏請命潞王之國疏久不下乃外議若委罪於臣等之不先請者臣等不得不明職掌以俟裁定且以爲他日持守之據焉蓋凡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雖係禮官掌行皆由傳奉特旨無敢輒便題請者歷年事例除年遠文卷無存及

禮應避諱者不敢槩舉外查得成化三年正月內本部傳奉憲宗皇帝聖旨朕弟德王之國凡諸合行事宜所司詳具以聞欽此自是以後傳旨之國者秀王係成化六年十月崇王係成化九年十一月吉王係成化十三年八月岐王係弘治七年十一月益王係弘治八年六月壽王係弘治十一年六月衡王係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汝王係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涇王係弘治十五年二月榮王係弘治十六年六月其時傳奉太監懷恩韋泰

肅敬陳寛也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館恭奉屢朝實録
歷歷查考凡各親王之國亦止開載儀注不見有本部
題請之疏嘉靖三十九年雖具題一次亦縁内閣輔臣
奉有御扎傳示所司非敢輒便具題也夫樹屏建藩國
家盛典孰不有欣然趨事之心乃自屢朝以來親王之
國俱繇上命舊規相沿已二百年其中必有精意臣等
職在守法不敢不闕其所疑以存典故此所以不先題
請也若以時事而論即使例所當請亦須待秋成以後

始於擇日為便焉葢凡親王之國俱水陸二路驂從齊發所經之處勞費不可勝言適今畿南諸郡河南山東與衛輝封國所在連歲饑荒繼之灾疫皇上嘗多方賑濟之若非稍待秋成聞有豐稔之報而明旨已下便當擇期遠近緩急何以斟酌此亦事體之不可不慮者也夫論舊例則不敢擅請論時事則不敢輕請總之皆職掌關心反覆思維遂成迂緩若言官於天下之事無不得言之國之請據理而論乃其職也伏乞查照屢朝事

例早賜宸斷以襄盛典臣等不勝幸甚奉聖旨親王之國既有屢朝事例且地方閒己豐稔朕當奏知聖母於明春擇日舉行一應事宜着該衙門預行措辦

請逐藩王羣小疏

禮部侍郎何宗彥奏為宗社藩封宜有無窮之慮懇乞聖明思維至計屏逐羣小以安宗社以固藩封事臣聞心病者不能緩聲事急者不能安言福藩遹來舉動外之撫按内之閣部科道諸臣不憚苦爭之此實忠於皇

上之格言所宜轉圜而聽者也顧諸臣之爭益力福藩之奏疊來皇上之旨愈厲臣待罪春曹與聞藩政異日釀大亂搆深舋不可解免臣罪滋大敢披瀝為我皇上陳之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必乂安百姓以衛宗社使無土崩魚爛之虞其衆建藩封也必教以義方輔以正人授以節制使樂善循禮世世享食租衣稅之利未聞徇情溺愛惟利是務而不顧國家之安危如今日者也蓋福王生長深宮貴極富溢豈屑為多寡有無計止

緣天下之亡命積猾以之誘內豎內豎以之誘福王而王
聽熒矣故請求之牘日新月異竭天下之脂膏不足以
填谿壑豈知禍患之中於宗社及福藩者不可救藥哉
臣謂此輩危宗社者有六害福藩者有二斷斷乎其不
爽也何以言之山東京師左輔也從來易動難安曩時
括田令下怨咨之聲已不忍聞今承奉門正率百十餘
人所在驛騷此豈忠於福藩者哉不過假丈量之名田
邊之田業外之業可以恣行包占而一切殷實之家可

誣以隱漏抗違惟其所漁食耳既奪民之生命亦何所顧忌山東如此河南湖廣復然卒致分崩潰爛不可收拾此羣小揺左輔以危宗社者一國家數百萬金錢强半出於鹽筴各有定引各有分地洛陽舊食河東鹽以其壤地相接朝發夕至也今改食淮鹽逆河而上數千餘里又欲開店發賣使河南一府盡食淮鹽夫河南既食淮鹽河東之鹽豈能飛越至於南陽懷慶是河東失三府之分地矣且經緜山東之東兖河東之開歸衛等

府內竪積猾必多帶私鹽沿途貨賣私引既多正引停格不惟淮揚山東鹽法盡壞即山東長蘆靡不阻滯正額何以完而經費何以給此羣小壞鹽政以危宗社者二京師與敵為隣三軍枕戈坐甲以扞牧圉者為得稍計耳前日薊永餉稍後時環城鼓噪彼時鹽政未壞出賦之地尚未經福藩騷擾已缺餉數月幾成大變假令鹽法又壞山東各省又經數百豺虎攫人而食民且不能安居賦且何處出辦百萬軍士豈能枵腹待死耶輕則

脱巾而譟重則勾敵為難不知何以禦之此羣小侵邉餉以危宗社者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良有深意矧晉都根本重地從來藩封未有睥睨重地者知祖宗法度最嚴不敢以私干也今請蘆洲行且請管蘆洲之業內豎往來羣聚不逞之徒競相羶附不曰某處之為利孔也則曰某處之漏正供也金陵之人必不能安枕而卧而高皇帝之衣冠不致震驚不已此羣小窺陪京以危宗社者四自古爭衡天下者必據荆蜀以占上游建

瓴之勢昔人云所守或非人化為豺與狼非虛語也今請故相田產諸蜀鹽井羣小之意不過据要路津以括囊財賦或無他慮然一有風塵之警此輩能不易慮乎萬一順流而東則陪京危矣矧牢盆在手易興吳濞之謀租賦如山庸蹈永璘之轍戒之在小念此寒心此羣小規上游以危宗社者五馬周有言自古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惟在百姓苦樂蓋百姓樂國雖貧興之徵也百姓苦國雖富亡之徵也今福王剏建雄藩豈不欲

傳之世世作聖朝屏翰哉乃孽孽爲利請馬店請山廠竹木等廠以親藩尊貴躬爲纎嗇之謀其褻已甚况奪一事之利則百姓失一事之生計奪一日之利則百姓失一日之生計時削月朘吮糠及米挺而走險皆敵國也此羣小失人心以危宗社者六凡此六者事已機芽禍已醖釀苟不改圖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夫使有害於宗社而有利於藩封見小遺大猶云不可矧爲藩封之害又有歷歷可言者乎有司征租上不敢失正賦

下不忍盡民膏況有撫按監司彈壓其間催征甚易二萬頃田之租可必源源常繼也一屬内豎管業正租一金必費民十金甚則十金止充各役私槖一金之拖欠如故也不二三年賣妻賣子非死則徙目前利於羣小日後田盡荒蕪無人領種再數歲二萬頃田化為烏有若求此輩廉靜是窮奇不飱竊脂不肉萬無是理此羣小虧額租以害福藩者一古人有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又曰富不與驕期而驕

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聖賢垂訓炳若丹青福王之富貴極矣又聽其意之所欲得而即以畀之益以驕志助其邪心一時雖若無傷獨不慮時移勢易之後乎鄭之叔段魏之陳思國家之漢庶人非愛之也適所以禍之也天道虧盈鬼神福謙此不熟思禍可翹足而待此羣小昧大計以害福藩者二夫皇上聰明聖智豈闇於利害與亡之戒第情重則理

敵愛偏則慮移雖有後覺畧而不思雖有格言忽而不信誠當清夜平旦之時以古今事一提衡較之則烱戒了然改絃宜決速究羣小撥置之人速止丈量管業蘆洲賣鹽故相田產馬店諸廠之事則百姓安瀾洪基永固不然禍至惙焉嗟何及矣天下之人見皇上於瑞王求遂室家之願不可得獨福藩有求必應有奏必俞遂羣然謂皇上福王之外無親愛貨財之外無政事貂璫之外無信任以皇上英賢冠千古改此何難倘恬然不

顧遺譏青史忠藎之心豈忍皇上有此聲稱哉臣受恩

思報不避斧鉞之誅以效其愚直惟聖明垂察焉

禮部志稿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丁緯

禮部志稿卷五十

明　俞汝楫　編

奏疏

卹典疏

議覆資廕祭塋疏

洪治十三年六月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上言祖宗以來資廕及祭塋之例甚嚴惟京官三品以上許廕子送

國子監讀書然非年久有政績者不得濫進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今日引奏復職明日上章乞恩以致政績無聞屢經彈劾者一槩比例陳乞甚至有長子死而復乞其次子者一子死而又乞其孫者資廕之恩似乎太濫又祖宗以來京官文職四品有祭無葬三品以上始有祭有葬其父母曾受本等封始有之近年以來有本身并父母未經受封又有本身尚存妻室先故者一槩奏請甚至被劾去職及病故年遠者及未至三品者往

往并求祭葬誤蒙賜與祭葬之典似乎太輕乞下所司議處禮部覆奏言朝廷資廕之典所以勸忠勵孝寓賞延於世之義祭葬之義所以禮遇大臣全君臣終始之義至於官資未及而子孫或得廕叙父母及妻或得祭葬是又或因勞而加報或緣義以推恩皆有大義存焉而不可以為輕且濫者今後文職三品以上考滿官請如例許一子或孫或承繼之子致送監讀書内有未沾一命而死或自以科舉出身者仍許一人補廕入監如

出身不繫正途或被劾閒住及病故年遠者俱不許預補廕之例其官非三品曾侍春宮講讀輔導有功者歿後子孫乞恩入監本部議請上裁又奉命外國死生王事者常有廕子入監之例其祭葬舊例三品以上官及二品以上父母妻三品父母俱有祭塋四品及父母俱有祭今請著為定例若三品以上官被劾官帶閒住者祭塋俱無其三品被劾致仕及在京未及一考者有祭無塋若二品以上妻止授三品封三品父母止授四品

者亦止賜之祭四品未考滿父母未封四品者亦無祭其賜祭壇數二品者祭二壇加太子少保以上者祭四壇其加太子太保以上及武職大臣祭葬各照前奏定祭數又效勞春宮講讀或常有邊功應沾恤典者亦宜奏請裁決得旨太醫院官有三品考滿無過者亦准照例廕子入監其三品官致仕并在任未及一考病故者仍准與祭葬餘從所議

諡法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爲循職掌議謚法以肅臣工以光聖
化事臣聞帝王之所以勸懲天下者莫大乎爵賞刑威
帝王之所以不賞而勸不威而懲者莫大乎謚法是謚
法也父不得以私其子君不得以私其臣者也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雖以褒貶既往實以激勸將來是以自古
重之也國朝稽古右文尤嚴斯典祖宗時文臣得謚者
不過數人雖以中書省之尊六卿之貴文章功德有可
紀者亦不得輒謚無他重之也宣正成弘之間文臣雖

往往得謚然名義甚美者或不輕畀以文學直內閣者不皆謚文則慎重之意猶有存者浸淫自正嘉以來以至於今則濫觴甚矣夫京堂三品以上子孫得自陳乞例也而人有醇疵行有巨細乃一切加以美名則是皆善而無惡也生前有未盡之善則改而更謚厚也而行玷縉紳名汚青史者獨因循而不易則是有進而無退也此皆臣之所未解也昔我太祖之謚其子也於魯王而曰厲於伊王而曰荒夫荒厲之非美謚亦明矣我太祖

豈不愛其子哉示天下公也不以父子之情而廢國家之法也父不得以佞其子而君乃以訣其臣竊以為過矣臣又嘗考李唐時許敬宗謚繆蕭瑀謚褊繆與褊之為謚人所惡也不敢貸也又嘗考趙宋時司馬光斥夏竦之邪不許文正韓維定陳執中之議必謚榮靈光與維之在當日仕同朝也不敢私也今日諸臣之謚豈無許敬宗蕭瑀其人者在乎當其時能為司馬光韓維之直者誰乎國朝人物之盛遠邁唐宋而謚法予奪反太

鹵莽何以垂訓將來光照前古似不可不亟正也至於文之一字所係尤重其大者道德學問其小者忠信惠禮必唐儒如韓愈宋儒如朱熹始可庶幾無媿即不能然亦必其一節足以當之令不目其善狀不耳其風聲一經翰苑莫不謚文彼其真文者既無以表其賢而不文者又有所混其不肖是於勸與懲兩失之也且如先臣禮部尚書霍韜新建伯王守仁非文學職也而得文之一節與之誠是也如吏部尚書王恕兵部尚書劉大

夏不以文名也而有文之實用獨蘄之何也可文則文何嫌於百僚不可文則不文何擇於文學蓋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國朝有謚亦限爵是故凡有爵皆得謚惟其當而已矣其人誠當豈必爵高又豈必文學凡輿論之所推皆可以義起也此隆古之道也臣願皇上遠法隆古近鑒唐宋念褒貶之旨不可偏廢思名義之重不可輕假慨然獨斷特下所司一洗冐濫之風永翊清平之治臣愚幸甚世教幸甚

禁約疏

題禁白蓮教拆毀私創庵觀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內帑匱詘民生困敝恭陳祖制懇乞聖明特賜俞允以保萬世治安事看得户部尚書王遴條議要將近日私創寺觀庵院盡數拆毀僧道年四十以下無度牒者盡數驅逐歸農流寓者遞歸本籍土著者收入里户白蓮羅道等會惑衆靡財悉重加懲治一節竊照異端之術足以惑世誣民苟非禮教素敷民

未有不蠹於福田利益之說者在昔已然其風猶未甚也邇來遊手遊食之輩布滿中外此倡彼和莫可收拾以致梵宇琳宫星列棋布而無知之民約會進香建幟號佛者日充斥於道途豈直民財靡費上虧惟正之供抑且風俗漸偷釀成地方之禍臣等目擊玆敝方欲申飭今尚書王遴條奏及此深得移風易俗足國裕民至計相應酌議題請恭候命下移咨兩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内外及天下司府州縣地方大小寺觀庵院除係古

剎及奉有欽依建置照舊存留聽其更修外若係近日私創庵院招集僧尼瀆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存留其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碍姑准查照見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未給度牒削剃不守清規與流寓遊食之徒一併驅逐原籍務農當差一切白蓮羅道募緣僧道及約會燒香頭戴甲馬口稱佛號等項愚民在内聽緝事衙門在

外着巡邏員役嚴加禁捕務得會首倡率之人依律枷號治罪知情故縱者罪亦如之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臣等猶有過計焉夫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治於已然之後未然者易為力而已然者難為功查得僧道之禁節經言官建白本部議覆不啻三令五申矣而齋醮施捨愈昌愈熾俾異端者流安坐而享富厚豈盡左道之愚人抑亦崇尚者之自愚耳崇之於彼而欲禁之於此其將能乎今宜於禁令之外仍以禮教隄防之乞

勑各撫按嚴督各該守令毋專以簿書期會為急而亦以移風易俗為要申明聖諭勸化愚民教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農桑衣食之恒業曉以惠迪從逆之實理喪葬必依家禮有擅作佛事者必罰祈年必於方社有揭榜消禳者必罪大經既正邪慝漸消行之既久果於風化有裨不為俗吏吏部開著上考脱有奉行未至亦宜罰治以示創懲庶幾教化與法制並行民風與世道咸賴矣奉聖旨各處寺觀庵院除古刹及勑建有名的

照舊存留其餘私創無名黷祀不經的兩京着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毀的酌量區處具奏餘依擬

議處淨身男子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議處淨身男子以廣聖澤以信法令事近該順天等處淨身男子奏奉聖旨這廝每羣聚奏擾着五城御史嚴行驅逐不許容留潛住欽此明旨昭宣羣小遠遁中外臣民莫不稱頌聖德臣等更復何

言第思此輩因父母愚暗希圖富貴剔絶子息痌瘝可憫其於皇上愛養小民之仁既有所歉焉而不周況其家室無歸工商絶藝暫去復來屢行奏擾其於皇上嚴行驅逐之令又有所玩焉而不信及今不一議處不惟傷天地之和亦且損朝廷之體臣等職掌所關乃敢敬陳一得之愚以備采擇稽古内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内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内豎雖其職掌不過守王宫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内外之通令然必求正人居之

如巷伯之倫是已降及秦漢而下乃以罪人充之我朝法制高出前代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條例一欵先年淨身男子曾經發回若不候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衛充軍臣等仰窺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絶人道預抑奸慝也至弘治五年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敢有私自淨身的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

兩隣及歇家不舉首的問罪其里老人等仍要時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即便捉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罪不饒欽此但私淨之禁雖嚴而報官之路未開故自宫者旋即如舊至萬歷十一年節奉聖旨自宫禁例載具會典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者聽有司造册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

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但報官之路雖開起送之例未定故自來者紛然不已夫以孝宗之明例皇上之嚴旨奚啻三令五申乃三數年來有司有造一冊送部者乎有挈一私割照例懲治者乎法令不行德澤不布又何怪此輩之羣聚奏擾乎伏望勅下臣等嚴行各省直撫按官行令各州縣以文到之日為始以前見在閹割者許令報名到官查係三十歲以下精壯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記籍其衰老

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後凡情愿閹割者報官查
明果四五子以工方與記籍通前類造青册限半年一
次送部候各監局缺人聽司禮監奏請本部通行在外
各該衙門查係在册人數取具官吏里隣不扶甘結起
送赴部聽候選用其册籍無名乃傒巧凶惡潑賴無恥
者不許一槩濫送如有仍前私自閹割私自來京者在
外撫按有司在内五城御史嚴加訪拏照例問以重罪
如撫按等官不行訪拏及有司不行造册違例起送者

聽本部查条請旨究治務在必行無事姑息庶黎庶免傷殘之苦而慈惠旁流宦寺皆端正之人而隙竇永塞仁至義盡萬世無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也今自宮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懼者内臣之員數太多富貴太驟選進太頻有以惑其心耳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之失祖訓條章内府各監局内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一監常職止五員一局正副止二員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

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
來則不然矣皇城之內通名籍者不止萬有餘人而倉
廠場庫牟利無筭蟒衣玉帶濫賞不惜又不三五年輒
有一選選輒數千以故無知小民貪圖富貴入骨薰心
柰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皇上恪遵祖訓凡監
局冗員非祖宗之舊者悉為裁革一切侵漁科索等弊
悉為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久忠勤不欺者勿輕賜
予仍著為定例必十年以外方行收選一次務使宮府

一體賞罰有章規制既定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為聖化之累矣

各條疏

祭告感應疏

成化八年禮部左侍郎劉吉奉命祭告海嶽還自山東言臣自成化闕年四月初十日受命暨十六日陛辭仰體聖治沿途齋心致敬罔敢怠忽臣所過濟南等府委因連年亢旱不收人民艱難死亡流離困苦之狀不可

勝言田地乾燥多未耕種河水淺涸船隻少行災害之
臻誠可憂憫仰惟皇上矜恤民瘼特降詔書蠲免租稅
并發官銀錢米賑濟民間欣然不勝感戴及臣於本月
二十六日至東嶽廟下擇以五月朔祭告未祭之先炎
風毒日酷旱如舊及省牲之夕忽有雲起西南至夜一
更雷雨大作直至四更方止雨止隨祭祭畢次日復大
雨自未至酉方止溝壑水溢遠近沾足越七日祭告東
鎮十三日祭告東海俱各得雨連日不止事畢回還所

過地方間有苗者悉皆長茂未布種者亦皆種有青苗運河亦因此水長官民船隻通行無阻天意漸回人心稍安皆皇上盛德之所感也但今民遭大困之後其各衙門凡百徵需宜悉從寛貸庶使民得蘇息不負皇上始終矜恤之意縁臣奉命專為祈禱救災及所目見係干民情不敢隱默謹具疏以聞下所司知之

國喪停止賜宴疏

弘治元年禮部郎中張祥言伏覩五月五日午門外賜

宴羣臣臣切惟憲宗皇帝賓天未久山陵工作方畢尋有雷電之災陛下克謹天戒痛自修省且詔羣臣各秉心修職用回天意羣臣可不惕然加懼以副聖心况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居喪之時居處不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孔子謂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此言雖責宰我實萬世臣子之通戒也今公卿大臣皆先帝舊臣當歲序遷易攀號無地詎忍錦繡其衣飲酒食肉恬不為怪臣聞陛下自先帝登遐居諒陰之中已臨半載每退朝

燕居猶服布素不御音樂曩者近臣請選妃嬪閤而不行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之心有所不忍此天理人倫之至也秉是心以往何憂天下之不治天變之不弭天命之不固哉臣請自今以始三年之内凡遇節令賜宴羣臣乞照慶成宴例暫皆停免至如每歲四月八日之宴特佛氏餘風尤為不經所當先革者陛下即位以來袪邪衛正益崇聖道凡佛老之悖謬百家之淫邪悉已屏斥何獨於此不可革乎方今四夷來王萬方朝會輻輳京師

皆得與宴中間豈無一二稍知義理之人萬一播傳其失非小惟陛下留意上曰節令之宴職自禮部既當停免何不先事奏聞而致差失若此咎將誰歸爾堂上並屬官其具實以聞已而尚書周洪謨等言憲宗皇帝上賓皇上孝心純篤凡内廷儀節悉從簡素而慶成大宴俱准奏停免今山陵安葬已久光禄寺但遵舊例於四月八日五月五日請宴百官盖與每日見辭官員及經筵酒飯相類非若慶成大宴應免者可比祥奏乞停免止

知禮欲從厚而未知事體不倫且未與臣等議臣等失於約束罪不容辭上曰朝廷大小禮儀俱歸禮部職掌其當行當止爾等何不預為斟酌奏定致祥於事後肆言無忌本當究治既服罪俱宥之自後禮部仍稽考已行之例奏聞請旨

止巡郊甸疏

正德十年禮部尚書毛澄等言臣等先於七月十八日

風聞皇上將巡郊甸已嘗具疏勸止繼知傳言之妄方

切喜幸今月初二日道路藉藉皆云聖駕已幸昌平中外憂疑莫知所措臣等切惟聖心慎重必不肯遠離闕庭特以昌平陵寢所在霜露之感切於淵衷欲躬親松楸一展誠孝而已竊惟經宿以來禮意已盡原野之外環衛疎濶衆心懸懸不勝瞻戀伏望思宗社付託之重念朝廷機務之煩早為旋蹕則孝思以申庶政惟舉神靈悦而億兆寧矣不報

處置番夷六便疏

洪武二十年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上言曰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隣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原自唐時吐蕃强盛寧遠安靖巖等州漢民往往為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户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

門土莫歸附國朝設叢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餘歲官民仍舊不相統攝盖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繇而臣服且嚴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為我用矣如臣之說其便有六焉通烏思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蕃民二千餘户非惟黎雅

之保障蜀亦永無西顧之憂一也蕃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布則此輩衣食皆仰禀於我焉敢為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邑獵等八千户為外蕃掎角其勢必固然後招來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户近為內應遠為鄉導此所謂以夷蠻攻蠻夷誠治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免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蕃馬比之雅州易

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蕃民如蟻之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蕃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税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逓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畧邊境無虞六也上從之

灾疫施藥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欽奉聖旨事祠祭司案呈恭照本年五月初九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傳奉聖諭諭禮部朕聞近日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無錢可備醫藥你部裏便行與太醫院精選醫官人員多發藥料分投診視施舍以稱朕救民疾苦之意仍照嘉靖年間例每家量給與銀錢一次欽此該部題奉聖旨是着五城房號内支銀太倉支錢如銀兩不敷還着户部議處你部選

委司屬會同五城御史給散不許兵番人等作弊及無病平人混冒重支欽此已經移咨戸部都察院一體欽遵又經劄付太醫院選委官醫多帶藥料分投前去五城開局按病依方救藥復差祠祭司署員外郎高桂等五員分投五城監督設法給散去後隨五月三十日奉本部送據中城等兵馬司造冊呈報五城地方給散銀錢共散過患病男婦李愛等一萬六百九十九名口共用銀六百四十一兩九錢四分錢十萬六千九百九十文

五城會齊俱於五月二十一日給散一次並無重支冒領
病民委沾實惠等因到部送司案候在卷六月十五日
復奉本部送據太醫院委官御醫張一龍等造冊呈報
自五月十五日開局以來每城沿門診視及抱病就醫
問病給藥者日計千百旬日之外疫氣以解病者皆起
五城共醫過男婦孟景雲等十萬九千五百九十名口
共用過藥料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八斤八兩相應住止
理合開報等因到部送司查得本題原題施給藥劑隨

到隨散置簿登記用備查考以灾疫消減之日為始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惟仰皇上仁無不覆施有所先遂使疲癃之民悉蒙再造之賜即今疫漸消減人遂安寧化愁嘆為謳歌易札瘥為仁壽不惟病憊瞻依實是蒸黎感悦此我皇上博施濟衆積善累仁之成功也至於給散銀錢雖止一次而領藥無筭計其所費實數倍之不但貧民得生且於可過之家更益普濟以故京城内外有病無病之人莫不感仰皇德歡呼萬歲臣

等猥以職掌恭逢盛舉無任欣忭除候命下行令五城散藥人員通行住止外合給散過藥劑銀錢數目開坐謹具題知

禮部志稿卷五十